

諜海奇女子

莊 烈

——長白山下多麗人之十

出水芙蓉秀色可餐

一天，六國飯店來了兩位怪客，俱是三十多歲，西裝畢挺，操東北口音，在七樓分別開了七〇一號和七〇三號房間，這二人行動詭異，既不是政府甚麼官員，又不像一般商人。一天到晚，進進出出，忙碌異常，一回到房間，便門戶深扃，不與任何人來往。

我與林惜嬌到了六國飯店，櫃臺服務人員即將房間鑰匙交出，我們乘電梯直上八樓，打開八〇一號房間，那是一間雙人套房，地上鋪着厚厚的地毯，寬敞舒適。旅客登記簿上，寫的是夫婦，職業商，連姓名都是假的。據林惜嬌向我解釋：「旅館情形複雜，爲了避免引起別人懷疑，才這樣做的。」既然她是老北平，我只有聽她的了。那六國飯店住客果然複雜，中外人士都有，個個一擲千金，毫無吝色，而且車水馬龍，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時，送往迎來，忙個不停。舞廳酒吧，美國大兵和接收新貴，更是縱酒狂歡，歌舞達旦。因此後來曾鬧出「沈崇事件」，一時眾說紛紛，有的說：美國大兵皮爾遜強暴了北大女生沈崇。有的說：是共產黨設下陷阱，藉以挑起國人反美怒潮。但沈崇到舞廳和美國大兵跳舞，行爲不檢，而引起這次不幸事件，却是真的。

林惜嬌進了套房，在全室繞了一週，問我道：「還滿意嗎？」我道：「太豪華了，要多少錢一天？」她笑道：「既然我約你到北平，一切應該由我來招待，錢的事你就不管了。」我道：「妳家不是住在北平嗎？爲甚麼不到家裏去住？」她道：「我家住在西山，我這次回來，沒有通知家裏人，辦完了事，就回東北，你不覺得奇怪吧？」我笑笑沒有說甚麼，心裏想：真是一個神秘女郎！林惜嬌看看腕錶，道：「已到吃中飯的時候了，我換好衣服，陪你去吃西餐。」說着她提了洋裝盒子，進了盥洗室。一會出來變成另外一個人了，淺灰色花呢外套，絲質白襯衫，窄裙，玻璃絲襪，天藍色高跟皮鞋，頭戴巴黎小帽，露出短短的鬚髮，越發顯得婀娜多姿，俏麗動人。她來到我的面前一站，笑道：「看！我這樣打扮，好看嗎？」我道：「何止好看而已，簡直是天上姬娥謫凡塵，可以當封面女郎了。」她道：「你也戴上眼鏡、帽子，我們一齊出去吃飯。」我依言戴了帽子、眼鏡，兩人手挽手，進了電梯，直升頂樓。到了西餐廳，已見客人坐得滿滿的，果然個個衣帽光鮮，派頭十足。我們就坐後，侍者送上菜單，林惜嬌叫了牛排、魚子醬、龍蝦、湯和麵包。在吃飯的時候，我見林惜嬌很熟練的使用刀叉，動作很優美，便放下刀叉，看她吃

飯的樣子。林惜嬌道：「你不吃飯，老看着我幹嘛？」我道：「我在欣賞妳進食的優美姿態，已經飽了。」她道：「胡說，那有看人會看飽的？」我道：「古人說：『秀色可餐』，這句話確實有些道理。」她道：「我常到六國飯店吃飯，這是最愉快的一次。」我道：「爲甚麼？」她道：「因爲有你陪伴呀。」我道：「剛才我說妳『秀色可餐』，那我又甚麼『秀』呢？」她笑道：「當然不是『綉花枕頭』了。」說罷兩人哈哈大笑，這一餐飯吃得十分開心。飯後，林惜嬌道：「下午我有事出去一下，不能陪你，現在北平有兩部外國電影，聽說不錯，一部是俄國片『鳳羽飛馬』，一部是美國片『出水芙蓉』，我已教飯店侍者替你去買票，你拿到票後，自己去趕兩場電影。記住，看完了電影，馬上回來，我們一齊去吃晚飯。吃過晚飯後，再去跳舞。」回到房間，侍者果然送來兩張電影票。我與林惜嬌一齊出了飯店，在大門口兩人分手，我一個人去看電影。兩部電影均是彩色片，俄國是神話片，美國是時裝水上歌舞片，不但色彩瑰麗絢爛，尤其兩位女主角美得叫人看了簡直透不過氣來。

狡狐狸終於現了形

我看完了電影，回到六國飯店，在路上猶同

味無窮。到了八樓，打開房間門，見林惜嬌一個人正斜靠在床上休息，她聽見開門聲，一躍下床，笑道：「我計算時間，知道你快回來了，電影好看嗎？」我道：「太棒了，妳也應該去看，我陪妳，這種好片子，百看不厭。」她笑道：「聽你說得那麼好，我是要找機會去看，不過現在沒有時間，北平是故都，值得看的地方很多，等我有空了，陪你去逛故宮、天壇、北海、天橋、西山。」她說了一大堆地名，接着又道：「我看你滿臉的書卷氣，說話咬文嚼字，滿嘴的之、乎、者、也，那我陪你去逛琉璃場、大柵欄，碰到運氣好的話，說不定能找到一卷善本書。」我笑道：「林大小姐，請妳不要糗我了，中午吃西餐不太習慣，現在肚子又餓了。」她道：「北平『吃』天下知名，如果時間允許，我陪你吃遍各大名廚酒樓，走！現在我們就去東來順吃涮羊肉。」吃完涮羊肉，已是燈火通明，北平最熱鬧的時候，人們一天工作完畢，大家走出家門，輕鬆一下，或逛街，或找樂子，因此馬路上人潮洶湧，擠得水泄不通。在回程車上，林惜嬌道：「我們也回飯店舞廳跳舞，歡樂終宵。」

中國於抗戰末期，已到山窮水盡，尤其民國三十年，因英國封鎖滇緬公路，更是苦不堪言。那時候不但士兵吃不飽、穿不暖，就連警官學校的學生亦食不果腹。軍隊因為油米不夠，吃飯成了打衝鋒，有人一餐能吃下十幾大碗糙米飯，真是嚇人。部隊學校都要上山打柴燒飯，有的甚至拆廟來燒。當時曾流傳這樣兩首歌謠，一首是：「第七分校，亂七八糟，白天睡覺，晚上拆廟。」

「一首是：『二百師，機械化，師長吹牛皮，團長說大話，穿着粗棉襖，露着破棉花。』民國二十八年冬季，部隊發的棉軍衣，確實是紗布做的，而且褲腿僅有半截，到了熱天，單衣發不下來，士兵便把棉花掏出來，用來揩溝子（屁股），硬是鬧氣得很。迨日本偷襲珍珠港，引發太平洋戰爭，美國開始援華，情形才開始好轉，尤其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來華助戰後，日本飛機從此消聲匿迹。我對美國人的囂張跋扈，盛氣凌人，一向不存好感，甚至有一次在秦皇島，看見美國水兵胡作非為，而飽以老拳。但對美國第十四航空隊長陳納德將軍，却十分崇敬。如果沒有他來華助戰，日本飛機尚不知肆虐到何時，中國人的生命財產損失，更將無法估計。大家應該記得，重慶五三五四大轟炸，一天就死了一萬多人。」

有時我看到美國大兵帶着中國酒女，招搖過市，我就火冒三丈，認為是無上恥辱，但對陳納德娶陳香梅，却沒有這樣感覺，因為陳納德對中國的功勞太大了。勝利後，美國更傾全力幫助中國，派出海空軍，協助中國運兵，到各戰區各大都市接收。因此香港（新一軍會到香港接收）、廣州、上海、南京、武漢、青島、天津、北平以及秦皇島等地，到處都有美軍足跡。中國過去是募兵制，士兵多來自農村貧苦子弟，生活儉樸。到了抗戰，雖然開始徵兵，但有錢的人家，還是買兵頂替。而美國一直是徵兵制，軍人待遇好，發的是美金，士兵盡情揮霍享受，因此影響了中國士兵的生活品質，漸漸染上浮華、奢糜風氣，跳舞、喝咖啡，全學會了。商人的眼睛是雪

亮的，腦筋動得最快，因此各大城市，酒家、舞廳、咖啡座，如雨後春筍，到處都是。北平是故都，蓬拆之聲，更處處可聞。那六國飯店，是高級旅館，名副其實的銷金窟，因此一般人尚沒有那種消費能力，美國軍人雖然拿的是美金，但除了軍官外，大兵也只能在二三流舞廳泡吧。

我與林惜嬌來到樓下舞廳，遠遠就聽到悅耳歌聲。進了舞廳，侍者迎着，接去衣帽，帶到枱子，點了飲料，侍者鞠躬退去。那舞廳甚大，足能容下一百多對舞伴。此時歌手正唱白光的「東山一把青」：東山哪！一把青。西山哪！一把青。在朦朧的燈光下，有人正隨着歌聲婆娑起舞。林惜嬌問道：「你跳過舞嗎？」我道：「在瀋陽中蘇聯社七重天跳過，不過技術不高明，恐怕踩痛了你的腳。」林惜嬌道：「沒有關係，等這支曲子完了，我們一齊下池。」這時我想起了在清河門日本神社那天晚上的一幕，在榻榻米上，我會仔細欣賞過她的腳，十個腳趾頭美得似葡萄粒一般晶瑩圓潤，如果不小心，很可能像泡泡踩爆了，那多令人心痛。

想着想着，我不禁笑出聲來。林惜嬌道：「你笑甚麼？」我道：「我是在想，如果我不小心踩破了你的腳趾，那將是一幅甚麼景象？」林惜嬌方要說話，突然燈光亮了，就在這時，遠遠的我發現了一個熟悉的影子，一興奮，脫口叫道：「閻……」方喊出一個字，林惜嬌迅即伸出一隻手，將我的嘴巴掩住，同時用另一隻手，在我的大腿上狠狠的捏了一把，痛得我「哎喲！」叫了一聲，驚道：「妳這是幹甚麼？」林惜嬌用右手

食指擋在嘴唇上，輕輕噓了一聲道：「小聲點！記住，我們不能讓他發現我們。」又柔聲道：「對不起，我弄痛你了。」接着又自言自語道：「這隻狡猾的狐狸，終於現形了。」我道：「妳說甚麼？」她搖搖手不答，滿臉肅殺。

半夜起來伊人已杳

燈光熄了，樂隊奏起另一支流行歌曲：「五月的風，吹在花上，朵朵花兒，吐露芬芳。」林惜嬌拉着我的手道：「我們走！」

回到房間，林惜嬌又恢復了平日的活潑，像蝴蝶般，在我面前飛來飛去。我問：「今晚不出去了？」她道：「坐了一天車累了，早點休息吧。」我躺在床上，翻來覆去，始終睡不着，想起林惜嬌的種種怪異行徑，和閻惠恩突然在北平出現，一幕一幕，像謎一樣，始終縈繞在腦際，揮也揮不去。林惜嬌在對面床上，聽到我不停的輾轉反側，問道：「你為何不睡？」我道：「心事太多，睡不着。」她道：「甚麼心事，說出來聽聽。」我道：「妳說呢？」我心裏想既然妳不坦白，乾脆大家來玩假的。她道：「睡不着，數羊呵。」我道：「數過了，還是睡不着，我要吃安眠藥片了。」她道：「我看你是借題發揮，該不是衝着我來的吧？」我道：「我那裏敢，林大姐！」她道：「我看得出來，你在生我的氣。」我道：「我說過了，我那裏敢？」她笑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再耍脾氣了，小女子這廂陪禮了。」說着兩手伸出被外，連連向我打恭作揖，我笑着笑了，於是二人又言歸於好。

半夜我醒來，看見林惜嬌悄悄爬了起來，穿好衣服，又在枕下摸出那支美國左輪手鎗，向口袋一插，蹣手蹣足，開了房門出去了。這個妖女，究竟在玩甚麼花樣？我雖然官拜陸軍少校，久歷戰場，也不禁心裏發毛，因此再也睡不着了。不知過了多少時間，門輕輕的又開了，林惜嬌一閃身進了進來，向我床上望了一眼，輕輕回到床邊，把手鎗放回枕下。在微弱的燈光下，只見她面色凝重，殺氣騰騰，一反平日的嬌媚俏麗。我想起了聊齋上的「畫皮」，不禁毛骨悚然。她朝我床上輕輕叫道：「喂！睡着了沒有？」聽不見我回答，她才放心爬上床去睡了。

第二天早上我醒來，看見林惜嬌的床上又空了，她不知甚麼時候，又走了。我起身下床，看見床頭几上有一張字條，我認得是林惜嬌的字跡，只見上面寫着：

「莊參謀：對不起，我有事很早就出去了，看見你正在熟睡中，不忍吵醒你，也許我回來得很晚。不過今天的節目我已經替你排好了，起床後，吃過早點，雇車先去故宮，三大殿是皇帝臨朝的金鑾殿，可發人思古之幽情，既然到了北平，豈可錯過？農曆三月天，御花園中的太平花，正是開花的季節，此花原產於劍南，全國僅此一株，千萬不可失之交臂。逛完了故宮，太和殿前有一家『會賓樓』。烤鴨很有名，中飯可在那裏吃。我知道你喜歡平劇，下午去看平劇，長安戲院貼出程硯秋的『荒山淚』，永樂戲院貼出尚小雲的『摩登伽女』，均是四大名旦的拿手絕活，良機難得，你看了够你琢磨一輩子了。床頭几上

，有一本『北平指南』你可以按圖索驥，希望你玩得愉快。 林惜嬌留字」

我看了字條，好生氣惱，她又撇下我一個人，自己走了。怎奈北平沒有熟人，只有照她的安排行事了。

施小計取秘密文件

六國飯店七樓七〇一號房間住的怪客，果然就是閻充的二弟閻惠恩，他化名西門錦，隔壁七〇三號則是他的助手倪平。原來閻惠恩是老共產黨，雖未去過延安，但已有十幾年黨齡。抗戰勝利後，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因為不了解中國國情，強行出面調處國共談和，凡七上廬山，晉謁蔣委員長，成立三人調處小組，在全國各戰區執行調處工作。共產黨東北三人調處小組的負責人是李敏然，這李敏然就是共產黨過去的領導人李立三，他原是國際派，直接聽命於蘇俄。

當年他所倡導的「立三路線」曾叱咤一時，曾幾何時，即為毛澤東門垮，從此消聲匿迹，屈居於毛澤東手下，作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嘍囉。那李敏然到了東北，就住在瀋陽中蘇聯誼社樓上，除了參預調處工作外，自然也暗搞情報、滲透、顛覆等陰謀活動，閻惠恩即受李敏然指揮。當閻充由清河門返回錦州之際，閻惠恩趁機去了一趟河北石家莊，接受共產黨特務頭子康生指示，到北平活動，化名西門錦，帶着助手倪平，一齊住在六國飯店，早為我方情報單位偵悉。

就在林惜嬌留字條外出的那天早晨，西門錦也起床了。他由西裝上衣口袋裏，掏出一個如香

煙盒般大小的木匣子，打開蓋子，盒子共分十格，每格裝有不同顏色的微小鐵粒子。因為太小了，仔細看方能看清，每顆鐵粒子，都有許多尖銳鋒利的小刺。盒蓋上註明：「磁角」，每格五十粒，十格共五百粒，顏色分紅、白、黑、橙、黃、綠、褐、藍、青、紫等十色。六國飯店房間地毯是紅色，西門錦很小的把紅色「磁角」倒在手心中，沿着床邊脚步踩過的地方，很均勻的把五十粒「磁角」撒在地毯上，一切佈置好了，鎖上房門，便走到隔壁七〇三號房間，在門上輕輕扣了三下，門開了，倪平探出頭來，見是西門錦，便讓他進去，然後關上房門。西門錦道：「我要到西山參加一個重要會議，聽取新指示，最快也要到下午才能回來，你千萬記住，今天一步也不能離開飯店，馬上到我的門外守着，不能讓任何人接近我的房間。現在北平國民黨的特務很多，鎗帶好了，多加小心。」

倪平恭謹的答道：「請放心，我會做得很好。」西門錦吩咐完畢，便匆匆出了六國飯店。就在此時，有一個穿著紅制服的侍者出現了，他端了一杯濃濃的熱咖啡，敲敲七〇三號房門，倪平見是飯店侍者送咖啡，便開門讓他進去。孰料侍者一個不小心，被地毯絆了一跤，手上的咖啡，整杯倒在倪平的兩隻腳上，倪平兩隻皮鞋和襪子，都沾滿了黑黑的咖啡濃液。倪平大怒，罵道：「混帳！你沒有長眼睛？」那侍者爬起來，連連鞠躬，陪笑道：「對不起，請先生把鞋子換下來，我馬上拿去洗刷乾淨，打了鞋油晾乾了再送過來。」倪平道：「鞋子都濕透了，甚麼時候會乾

？」侍者道：「很快，上午就會弄好，不知先生還有沒有鞋子換？」倪平道：「幸好還有一雙。」說着他把鞋和襪子一齊脫掉，忿忿的向地上一扔道：「拿去！真倒霉！」

倪平換了鞋襪，依照西門錦的指示，出了房間，在七〇一號房門前來往踱着方步巡邏。面似悠閒，心裏却十分緊張。就在這時有一個摩登女郎在電梯口出現了，她頭戴巴黎小帽，身穿花呢洋裝，足上的三寸高跟皮鞋，蹬在地板上，咯咯作響，只見她千般旖旎，萬般嫵媚，宛如晚風垂柳，搖曳而來。倪平方在虎豹之年，美色當前，如何不動心？正目不轉睛的，緊緊盯着她看，恨不得一口吞下肚去。那女郎昂首闊步，旁若無人，迅即到了倪平身旁，倪平正張大了嘴巴，一瞬不瞬的跟着她轉。就在兩人擦身而過的一刹那，那女郎用手暗暗捏了一下，藏在衣袋中的臍形氣囊，立刻有一股無色無臭的化學氣體，由連着的細小橡皮管中，穿過衣服夾層通到肩頭墊肩上的出孔，激射而出，準確的噴到倪平的口裏。女郎走過去了，倪平猶痴痴的望着她的背影，依依不捨，魂靈兒都跟着飛走了。說也奇怪，就在女郎消失後不久，倪平忽然感到胃部一陣噁心，接着五臟六腑上下不停翻攪，他叫聲：「啊呀！不好！我肚子壞了！趕快上廁所！」他三步併作兩步，奔向七〇三號房間，已經來不及了，還未到盥洗室，已瀉了一褲兜子，臭氣薰天的稀屎黃糞，連地毯上撒的到處都是。他掙扎着爬進盥洗室，蹲在馬桶上，連連屙個不停，只屙得頭昏眼花，叫苦不迭。那女郎正是「四目妖女」林惜嬌，

她一計得逞，想起倪平蹲在馬桶上的狼狽相，不禁笑了。她更不遲疑，立刻穿上倪平潑了咖啡的那雙皮鞋，太大了，在腳尖空隙填了一團衛生紙，綁好鞋帶，手上戴了手套，直奔七樓七〇一號房間，用鑰匙很輕易的打開房門，到了床前，掀開褥子，取出一疊秘密文件，一一拍過照後，又放回原處，前後經過不過一個小時。而此時倪平却正在隔壁七〇三號房間馬桶上，齜牙裂嘴的叫爹喊娘。一直折騰到中午，方才停止腹瀉，除了身體有些虛弱外，一切已恢復正常。他按鈴喊侍者，侍者到了房裡，立刻聞到臭氣撲鼻，令人作嘔。倪平不待侍者開口，立刻塞上一捲鈔票，道：「對不起，我肚子吃壞了，勞你駕收拾一下，不要告訴任何人，太不好意思了。」接着他又道：「我那雙皮鞋，弄乾淨了沒有？快些拿來我換。」侍者接過鈔票笑道：「鞋子已經收拾好了，我就去拿來。先生病了，要不要去看醫生？」倪平道：「不用了，你快去拿鞋子來吧。」

謀報戰共幹窩裏反

我看完了尚小雲的「摩登伽女」，回到六國飯店。進了房間，聽見浴室傳來嘩啦嘩啦的水聲，但浴室門却是開着的，我進了浴室，只見林惜嬌正坐在椅子上，光着一雙白白的腳丫子，開着水龍頭，洗個不停，水流了一地。我道：「妳這是幹甚麼？那有這樣洗腳的？」她連道：「髒！髒！」我道：「妳踩到甚麼了？髒了就把鞋子丟掉算了，為何與自來水過不去？」她仍然道：「髒！髒！比踩到大便還噁心。」這時我發現一雙

新的玻璃絲襪丟在垃圾桶裡，問道：「妳究竟是怎麼了？好好的一雙襪子，爲甚麼丟在垃圾桶裡？」她道：「麻煩你去拿條毛巾來，我擦腳，也把鞋子一齊拿來。」我在床邊拿了毛巾和鞋子，仔細看那鞋子，新新的一點也不髒。我道：「鞋子乾淨得很，既然鞋子沒有弄髒，腳怎麼會髒的？」她擦乾了腳，穿好鞋子，回到房間，向床上一坐，問道：「玩得愉快嗎？」我道：「還說呢？一個人好孤單，妳究竟在忙些甚麼？我們來的時候，不是說好了嗎？妳說妳是老北平，要好好陪我玩個痛快，現在可好，妳把我一個人丟下不管，早知如此，我就不跟妳來了。」她道：「有些事情，連我自己也不能作主，請你原諒。晚上沒事了，一定陪你去跳舞。」

晚上西門錦回到六國飯店，開了房門，立刻發覺有異，連忙取出磁鐵，謹慎的沿着地毯吸回佈下的「磁角」，吸了半天，數一數僅收回十九粒，整整少了三十一粒，他道聲：「不好，一定有人進來了。」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掀開褥子，文件雖然一件不少，無疑的已經被人動過手脚了。他右手伸進口袋，按在鎗柄上，抓起電話，喊隔壁倪平過去。倪平到了七〇一號房間，西門錦碎一聲把房門關上，厲聲喝道：「誰到我房間來了？」倪平道：「沒有人進來。」西門錦道：「你到那裡去了？有人進我房間，你都不知道。」倪平道：「我一步也未離開，有人進來，怎麼可能？」西門錦認爲他在狡辯，更怒不可遏，一個箭步躡上去，就是重重一記耳光，接着又怒吼一聲，飛起一脚，把他踢翻在地。就在此時，怪事發

生了，西門錦帶在腳踝上的「磁波器」響了。原來那「磁波器」如手錶大小，設計很巧妙，如果有人進到房間，踩在預佈的「磁角」上，「磁角」上尖銳的刺，即會牢牢的扎進鞋底。「磁波器」不用時，是關閉的，用的時候，把按鈕打開，立即發出磁波，在五公尺周圍，即可與「磁角」發生吸引作用，而產生振盪發出聲音。只因西門錦一脚踢在倪平身上，因用力過猛，「磁波器」按鈕受了撞擊，而自動開了，連連發出振盪聲響。這一下西門錦驚呆了，想不到倪平竟是潛伏的反間諜，叫他如何不吃驚？他啞的掏出手鎗來，瞄準倪平的頭部，就要扣扳機。倪平哀叫道：「不可開鎗，這裏是旅館。」西門錦雖在盛怒之下，但衡量當前情勢，還是按捺下怒火，知道在旅館不能殺人，否則後果將不堪收拾。於是他倒握鎗管，走上前去，在倪平的頭上，重重敲了一記，倪平立刻昏了過去。西門錦脫下倪平的两隻皮鞋，赫然發現三十一粒「磁角」，清晰的嵌在鞋底上。過了不久，有兩個大漢進了七樓七〇一號房間，把倪平架走，登上旅館門口停放的一輛汽車，直向郊外駛去。

留下我在北平枯候

我離開錦州已經三天了，最使我牽掛的，是姜小姐和呂大姐已早到錦州了。我想到她們到了錦州，不見我人影，會是怎樣的想呢？但事已如此，急也無用。又想到見了她們，將如何向她們解釋？我躊躇了。忽然想起，我何不趁機在北平選購一些女人喜歡的小東西，如化粧品、鞋襪、

手帕、毛線之類，不覺喜形於色，向林惜嬌道：「我想到街上買些禮品，帶回錦州送人。」林惜嬌道：「我陪你去。」

我怕露了馬脚，叫她知道了，會醋海生波。便道：「不必了，我自己去。」林惜嬌也不堅持，於是我下樓，走出飯店，雇車到了勸業商場。只見華洋百貨，五光十色，直看得我眼花撩亂，不知如何下手。買着買着，口袋裏的鈔票差不多快掏光了，還未盡興。最後也給珮姐買了兩磅「開司米」細毛線和皮鞋、化粧品等。當我滿載而歸，喜孜孜的來到六國飯店，開了房門，却不見林惜嬌的影子。心想這個丫頭，又瘋到那裡去了？她說過，今天晚上要陪我跳舞的，這下可好，人又不見了。正惶惑間，忽然發現床鋪枕頭上有一張字條，拿起來一看，上面寫道：

「莊參謀：真抱歉，當你看到此函時，我已飛往錦州的天空中，事出突然，你一定很生氣，連我也懊惱不已。我早已和你說過，有些事情有時連我自己也不能作主，事情終於又發生了，教我如何向你解釋呢？把你一個人丟在北平，不但感到愧疚，也使我放心不下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一個人活着，不能依照自己的意志去安排一切，活着又有甚麼意義呢？不幸的是，現在的我，就是處在這種矛盾環境中。請你到了錦州後，立刻打電話和我連絡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，要當面和你商量。旅館費除已結清外，並預付了兩天的房租。我因走的匆忙，床上、浴室還有一些衣服用品未及攜走，請你在回程順便帶回錦州。謝謝！」

林惜嬌留

我看完信後，忿極。發誓從此以後，不再和她交往。我一向對特工人員懷有戒心，不想她是一個千奇百怪的女間諜。我把她的信撕成碎片，丟進垃圾桶裏，還不解恨，又飛起一脚，把垃圾桶踢翻，看到紙片飛了滿地，罵道：「去妳的！林惜嬌。」於是我拿起電話，叫侍者來結賬，侍者說：「你太太走的時候，都結清了，還預付了兩天的房租金。」我道：「我是我，她是她，你把她的錢留着，等以後退還她。」侍者見我面色鐵青，心裏想：「這是怎麼了？」繼而又想：「小倆口鬧房勃谿，乃是有的，晚上睡在一張床上，第二天還不是又好了？」因道：「是，是，我把錢交櫃房，留起來，下次你太太來了，再還給她。」我道：「嚕囉了！」侍者陪笑道：「是，是，不嚕囉。」我結清賬，立即帶着行李，離開飯店，乘出租汽車到了前門火車站，趕上北寧鐵路夜快車回錦州。君子斷交，不出惡言。我把林惜嬌遺留在飯店裏的東西也一齊帶上車。

草帽嬌娃別有風韻

四月天，錦州城南，大凌河畔，閻家窩棚，閻家花園，正萬紫千紅，百花齊放。這天，閻家少奶奶佩姐，身穿一件花綢洋裝，頭上戴了一頂寬邊大草帽，披着春風，踩着豔陽，麗影翩跹，宛如一隻巨型彩蝶，飛到花園裡。聽說花園牡丹開了，她是來看牡丹的。只見花壇上紅白相間，錦簇一片，蝴蝶、蜜蜂，在花間上下飛舞，多日未到花園，想不到牡丹開得如此茂盛了。她看完了牡丹，來到牆邊杏花樹下，望着那「出牆紅杏」正在發呆，忽聽有人喊道：「佩姐！雅興不淺。」佩姐見是我來了，好不歡喜，笑道：「這些日子，你到那裏去了，大家都在問你呢。」我道：「去了一趟北平。」我見她立在花叢中，一張臉曬得紅紅的，頭上戴了一頂大草帽，別有一番風韻。便把肩上照相機取下來，調好光圈距離道：「我替你拍一張照片。」佩姐慌道：「這身打扮，如何能入鏡頭？」我道：「我拍照是專家，取景貴乎自然，盛裝豔服，反而俗氣，妳這張照片洗出來，可以當封面女郎了。」於是不等她同意，咔嚓一聲，將她攝入鏡頭。她道：「羞死人了，照片沖出來後，可不准拿給任何人看！」我道：「那是自然，我將像寶貝一樣收藏着。」接着又道：「我這次到北平，特別給妳買了毛線、鞋子和一些化粧品，希望妳會喜歡。」她道：「真的？我先謝謝你了。」我道：「請妳跟我來，我現在就拿給妳。」於是二人來到花園我的住處，開了房門，進到屋裏。我出門數天，閻太太每天都吩咐女僕來收拾清理，因此室內桌子沙發等，均一塵不染。

佩姐摘下草帽，理理吹亂了的頭髮，靜靜的立在一旁，看我清理行囊。我先拿出毛線來遞給她道：「聽說妳給我打毛衣，毛線不夠，把自己的毛衣都拆了，這兩磅毛線送給妳，妳重織一件吧。」我又拿出鞋子和化粧品送給她，她打開鞋盒一看，見是一雙白緞綉花鞋，高興的叫道：「好漂亮！已經很久沒有穿北京綉花鞋了，謝謝你。」我道：「也只有妳的腳穿綉花鞋才好看，不肥，不瘦，如果再配上一件剪裁合身的旗袍，

真是美極了。」佩姐道：「我真的人很美嗎？」我道：「有目共睹，不但美，而且美得迷人。」佩姐道：「我問你，相如偕文君當壚賣酒，范蠡載西施泛舟江湖，你的看法如何？」我道：「千古韻事也。」佩姐道：「我再問你，我與西施、文君孰美？」我道：「西施、文君之美，僅止於傳說而已，妳之美，乃親眼目睹，是事實。」佩姐道：「如果有那麼一天，我也和西施、文君一樣，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踪，你將作何感想？」我道：「但不知是何人使妳如此傾心？我好羨慕那人豔福不淺。」佩姐默然不語。我道：「漢儀還沒有消息嗎？」她搖搖頭。我道：「我也正在派人打聽漢儀的消息，吉人天相，希望妳看開一些。」正說着，閻太太和我的傳令兵梁國恩來了，我向梁國恩問了一些營中情形，知道閻允已返回清河門部隊去了。接着又與閻太太閒話家常，看看已到中午，閻太太吩咐佩姐道：「妳到廚房看看，教大師傅多準備一點菜，莊大叔要在家裏吃飯。」佩姐答應着去了，我道：「我有事要出去，不在家裡吃飯，請不要準備了。」閻太太道：「剛回來，急甚麼，在家吃了飯，休息一會再出去。」我道：「我確實有急事，吃飯就來不及了。」因向梁國恩道：「你教車快趕快套車，我要坐車到錦州去。」因為我惦记着姜小姐和呂大姐，急着要趕往錦州中學去看她們到了沒有。

冤家路窄半途攔截

當我坐馬車到了大凌河邊，只見春風乍起，吹起漫漫黃沙，遮蓋了大地，使人眼睛都睜不開

來，那錦州的風，果然名不虛傳。正行間，忽見前面路上又有一輛馬車阻住去路，我一時心急，跳下車，親自去趕那輛馬車走開。只見車篷開了，有一位女郎走下車來，一身嫩黃色旗袍，頭上裹了一條花絲巾，含笑盈盈，向我面前一站，不正是林惜嬌嗎？我一言不發，扭頭向後轉身就走。林惜嬌追在後面道：「外面風大，快到我車上來。」我不理，繼續向前走，快到我的馬車邊，林惜嬌從皮包裡掏出一捲鈔票來，數也未數，搶上前去，塞到我的車扶手上，道：「莊參謀坐我的車，你把車趕回去吧！」那車伙年紀不大，甚為機伶，收下鈔票，把我的行囊丟下車來，然後揚鞭一揮，喝聲：「噯！」便調轉馬頭，向閻家窩棚飛也似的馳去，車輪揚起滾滾黃沙，一會失去踪影。林惜嬌拉着我的手臂道：「你的車走遠了，還呆在這裏幹甚麼？」我掙脫了她拉着的手道：「够了，我永遠不要看見你。」林惜嬌道：「你先上車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。」我依然不睬。林惜嬌急了，道：「我林惜嬌從未向任何人低過頭，人家不理你，你為甚麼這麼下賤？」說着在地上連連跺脚。又向我道：「我忘記告訴你了，你的馬病了。」我一驚，急道：「怎麼病的？現在呢？」林惜嬌道：「不吃料，都瘦了。」我道：「快帶我去看！」說着我上了她的馬車，林惜嬌也跟着上車，向錦州馳去。在車上，林惜嬌自言自語道：「人還沒有畜生重要，看樣子我林惜嬌要跳大凌河了。」我偷眼向她望去，只見她兩眼含淚，泫然欲泣，自覺做得太過份了。但想起在北平她放我的鴿子，還是不能原諒她。

祇見馬兒不理佳人

到了林惜嬌家，下了車，我問車伙道：「我的馬拴在那裡？快帶我去看。」林惜嬌把我的行囊拿下車來，吩咐司閻送到客廳去。便也跟在後面，三個人一齊到馬廄看馬。遠遠便望見我的「雪球」臥在地上，果然瘦了許多。馬連睡覺都是站着的，現在竟臥在地上，一定病得不輕。我吹了一聲口哨，只見「雪球」兩耳聳起，陡然從地上躡了起來，四蹄趨動，掙扎着要我奔來。我跑了上去，抱住馬頭，在長長的馬臉上連連親吻，這感人的一幕，連在旁邊看的人，都笑了起來。我在馬身上撫摩了一會，又拍拍馬屁股，向車伙道：「去拿些豆子來！」車伙舀了一瓢豆子，我兩手捧着，送到他的嘴上，牠在我手上把豆子都吃光了。我歡喜道：「沒病嗎。」車伙道：「已經三天不吃料了，真是一匹忠馬。」我喂飽了馬，又拿清水給馬飲了，便與林惜嬌一齊來到客廳。打開行囊，找出她遺留在六國飯店的東西，點交給她。林惜嬌收了，道聲：「謝謝！」我又把飯店櫃臺開給我的收據，也拿給她，道：「妳多出來的錢，飯店暫時替妳保管着，這是收據。」林惜嬌笑道：「算的這樣清楚，你我的生我的氣了？」我道：「不敢，都交待清楚了，我要走了。」說着抓起行囊向外就走。林惜嬌喝道：「站住！」說着躍向前擋住我的去路，笑道：「我已給你煮咖啡了，喝完了咖啡再走。」我道：「謝謝！我不想喝咖啡。」林惜嬌道：「你的脾氣可真大，我向你賠罪好不好？」我道：「不必

了。」林惜嬌道：「難道我連一匹馬都不如，我林惜嬌也太可憐了。」我道：「妳說完了沒有？我要走了。」林惜嬌道：「還沒有說完，我接到北平電話，說你買了許多女人用的東西，是不是？」我怒道：「是又怎樣，妳管得着嗎？」林惜嬌右手一揚，刷的一記耳光，擱在我的臉上，我一怔，摸摸火辣辣的臉頰，提起行囊，衝出廳外就走。林惜嬌如瘋了一般，脫下高跟鞋，向我身上丟來，一隻，兩隻，丟完了放聲大哭道：「我為你拚了性命，好不容易在北平查到了閻漢儀的消息，想不到你却如此絕情。」我吃了一驚，停住脚步，轉回客廳，問道：「妳說甚麼？」因為剛才我在閻家花園，還親口答應珮姐尋找閻漢儀的，林惜嬌說已有了閻漢儀的消息，教我如何不吃驚？這時林惜嬌正伏在客廳門上痛哭，我走向她問道：「妳說已查到閻漢儀的消息了？對不起！我錯怪妳了。」她不哭了，轉過頭來，仰起臉兒，向我望着。我兩手扳住她的雙肩，道：「看着我！」四目相對，她嚶嚶一聲，撲進我懷裡，接着兩人便緊緊吻在一起。不知過了多少時間，忽聽一陣犬吠聲，把我們從熱吻中驚醒。原來是一隻白色哈巴狗，看見女主人被陌生人緊緊摟住，爲了保護女主人，正衝着我狂吠示威，我啞然失笑。更令人尷尬的是，因為剛才林惜嬌一陣哭鬧，早驚動了數名女僕，來到客廳，查看究竟，因此我們兩人擁吻的一幕，都看在她們眼裡，直羞得林惜嬌驚呼一聲，撒脚就向廳後奔去。一個女僕在地上撿起高跟鞋來，道：「鞋子也不穿，爲甚麼？」（未完待續）